

# 星雲大師的有情有義

林信華

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兼  
教務處 教務長



2015年，礁溪林美山上的佛光大學。那一年，是我最後一次當面聆聽大師的開示。雖然已經過了8年，景象是清晰的，情義是存在的。其實已經不只8年，在南華大學任教的1997年，第一次見到大師，因緣已經開始，情義已經存在。在生命的存續與當下中，這不是8年，也不是18年，其實是今生今世已經運轉的因緣與情義。

1997至2015這18年之間，每年總會當面聆聽大師開

示著一兩次，因為大師都會到學校來看我們。大師以非常活潑、輕鬆、隱喻以及故事的方式，娓娓道來內心想要告訴大家的想法。說實在的，場景已經模糊，內容已經淡忘，但一個印象是永遠清晰的，至今在內心中仍充滿著力量—大師似乎一直在散發有情有義的波動，或者說我至今對大師的印象就是有情有義。

佛法是浩瀚的，有情有義也並不容易，雖然它是人間經常被提起的用詞。

大師總是讓我覺得充滿情感，很溫柔，沒有看過他生氣，但比較嚴肅的時候是有的。後來我才知道，這個情感跟我們日常講的不一樣，它是來自內心的，其實是一種慈悲的力量，這個力量之所及不是只在一個人，而是對所有人都一樣。或者說，每次我跟大師碰面時，感覺他的情感是影響著不只我一個人，而是默默影響著不知多少人，因此我看見了這個慈悲的力量。在學校，大師會特別跟校長與主管交談，因為是這些人在推動校務，但我知道，其實這些人與其他教職員生，在大師內心是一樣的。我感受到，大師看見的是眾生。

要讓別人感覺你是有情感的，這並不容易。在社會生活中，大家彼此感受到的多是陌生，甚至是冷漠或者敵意。一個人可以故意讓他人感覺到是有情感的，但通常也是一次而已。濫情也是常見的，但總是沒有太大的力量，因為被覺得濫情。我知道，一種平靜又持續的感情力量，一定是在人間當中洗練出來的，或者內心覺悟而來。我看到的是這樣，但總難很詳細地用語詞表達出來。

這種情感有時候感受起來是慈悲，有時候感受起來是一種豪氣。我印象中的大師，是有豪氣，他會挺你的，如果你有需求或困難的時候。而且說到做到，義字當頭，如是而已。這不是說大師是有求必應，而是他應允的事情，總是會做到。好幾次我在旁邊觀察到，其實對學校之所求，大師可能知道有困難，但總是給人歡喜與放心，最後都圓滿解決了。其實大師不只解決學校的困難，也要解決自己這邊的困難。這是一種豪邁的勇氣，在這個社會中，大多數人是缺乏的。其實後來我也知道，這是有捨就有得，佛光山的整個事務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。

一個人沒有豪氣，怎麼會有義呢？因為沒有力量嘛，講的話怎麼會算數。我們都知道，用講的沒有用，有力量表現出來才會被看見。有力量的豪氣與義氣也是在人間當中洗練出來的，或者內心覺悟而來的。我們平常說這個人有豪

氣，可能意味著這個人不是很在乎一些得失，個性豁達，喜歡承擔困難的事情或者內心五蘊清明。每一個人可能或多或少帶有這些特性，但要表現出持續與可見的力量，那需要一種穩定的場域，這其實是來自內心的覺悟。自古以來，應該有些人具備這樣的力量，也許並不一定是依循佛法的修行而來，萬法一通而已。反觀我們生活在現代社會中，具備這種豪氣的人越來越少，我們很多時候是氣短，著重眼前事務，在乎得失。當然這並不一定是大家的問題，可能是社會型態的關係，因為大家被迫這樣，不然可能就不容易生存。在大學教書已經超過 25 年，我看我們年輕人身上的氣息，越來越不容易表現這種氣度，這是親身經歷啊，非常可惜的事情。但未來的世代也許有著跟以前不一樣的長處，也說不定。

一個可以讓其他人感覺到有情有義的人，也必定是一個有格局的人。這個道理很簡單，一個在人間當中洗練出來，或者內心有所覺悟的人，通常不會拘泥小節或者限於一隅。他的時間與空間場域，必定比其他人更寬廣。當然我相信，這不是與生俱來的能力，而是在人間當中不斷昇華與覺悟而來。記得有一次聆聽大師的開示，他說他在中年的時候，面對著大眾講話，還是會有些緊張。在經過幾年之後，不論台下有多少人，對大師來說，跟沒有人是一樣的。在這時候，來自內心的話語，可以自然地表述出來。對於每個人來說，特別對我自己也一樣，這個歷程其實是一個走向昇華與覺悟的歷程。有的人可能是天生的演講者，面對群眾頭頭是道，只是我不是這種人，大師也不是。這 18 年來，其實我是親身經歷大師的生命之道，昇華之道，而這也是我嘗試看見自己的道路，一個觀看人間與自性的道路。

一個慈悲又有豪氣的人，其所推動的佛法與志業可能會與其他人不一樣。台灣各佛教教團的創辦人都有不同的特質，也都是令人景仰的導師。當然佛法

的道理是一樣的，實踐的道路可能不一樣。我感覺，星雲大師的性格特質比較容易涉入人間的事務，這不是說一定要這樣，只是有情有義的特質而已。事實上，大師所推動的人間佛教，是需要這種特質的，因為這樣才會深入人間而又影響人間。在有情有義的力量下，有時候政治與社會、宗教事務並沒有不可跨越的界線，其實在覺悟的有情眾生中，這個界線本來也是虛幻的。

辦大學是不容易的，縱使在 20 年前，更何況在今天的高教環境中。不是政府或企業主導，不是在都會區，又沒有累積的龐大校友，辦大學真的很辛苦。我歷經了南華大學與佛光大學的成長，分別都是創校第二年到校工作，其艱辛真是歷歷在目。我也要道出真實的事情，不以營利目的在辦大學，不是講講的，兩個大學真的是如此。大學是人間的，何談營利呢。也因為這樣，辦大學更是辛苦。董事會要撐起大部分經費的負擔，我常常在想，要是企業這樣在辦大學，怎麼可能呢。這是很多人無法理解的，其道理也是有情有義罷了，一個覺悟了的有情有義。自古以來，爲了衆人去做這種絕地逢生的事情，除了是曠世梟雄或者有情有義的覺悟者之外，還會有誰呢？

大師 2023 年 2 月 5 日圓寂，在 7 日回佛光山緬懷大師的歷程中，有情有義的力量更是清晰地被我看見。我相信，人往生之後，只是肉體的消散。魂魄仍然持存，如果是覺悟的靈性魂魄，它的能量與使命必然強大，並且可能化身出現而再次被世人看見。在佛光山，有情有義的強大力量讓我相信，大師將依其所願，以可能的形式繼續護佑衆生。這也是一種令人感動的力量，一個令人相信宇宙確實可以有不會消散的力量，這也讓我相信，佛法是如實存在於當下。

在這裡，不只講述大師的有情有義，也許有一些人可以講得比我更具體。其實我要講的，也是我自己在這 18 年的人生，這連結大師 18 年的生命歷程。這只有我自己最清楚，也並不一定要用如是的語言來表述，自己知道就好。只

因適逢緬懷大師，在這裡簡單回想自己的內心而已。至此我發現，大師其實早在我的內心當中，並且我一直依此在生活著。記得 2002 年擔任佛光大學社會學系的創系主任時，將社會學系的系訓與系徽表述為有情有義，並且一直沿用至今。2006 至 2018 年期間，我在參與宜蘭的地方事務時，也在人間持續實踐這個想法。在 2018 那一年，我清楚地告訴宜蘭人，我要把宜蘭變成一個有情有義的地方。雖然人間因緣的變化，並不是可以掌握，甚至是瞬息萬變成爲虛幻的無常，但在離相的覺悟自性當中，我隱隱約約可以感受到不變的東西，這是我所具有的，也是大師與所有衆生所具有的。

大師叮囑我們，教育是所有俗事的根本，未來要繼續推動教育的事業，特別希望繼續扶持其所創立的大學。雖然這件事情現在已經變得非常不容易，甚至也是上述絕地逢生的事情，但道理與邏輯是一樣的，我們需要的是覺悟的情義力量。我們會繼續奮鬥，我相信，有意願去越困難的地方，生命必定會更有力量，也必定更能看見真正的自己。大師的有情有義，就如同佛法一樣，將會讓我們找到解決困難的辦法。

112 年 02 月  
於 佛光大學



